

俄国革命中的 孟什维克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PA
E547
41637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亚伯拉罕·阿谢尔 编

石菊英、余瑞先 译

吕文镜、吴名祺 校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
邢台地区印刷厂承印
850×1168 32开本 5 印张 125千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丛书编号：2—4 成本费：0.80元
印数 1—2000
(党校系统内部发行)

关于编印《党校教学科研 参考丛书》的说明

编印《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的目的，在于为各级党校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资料，以促进党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凡是党校工作人员编写译述的资料、试用教材、译作、专著，具有相当参考价值而不宜公开发行者，均在编选之列。希望广大党校工作者给以支持和批评，帮助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使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党校教育正规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出 版 前 言

对于八十年代的青年以至不少中年同志来说，孟什维克已经非常陌生了，但在我们党的青年时代，在那充满着斗争风雨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思想意识领域的斗争中，它却代表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倾向；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化表示着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一样，孟什维克意味着可憎的异端和革命的叛逆，是所有机会主义者的代名词。这一切在我们党的成长和发展的道路上，曾印下了深刻的痕迹。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孟什维克的种种活动也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在阅读一些批判孟什维克、揭露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著的同时，却没有机会接触孟什维克本身的文献和他们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对于从事这一段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颇为遗憾的不足之处。

本书主要整理汇编了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文章、演说、书信及代表大会文件，从中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这些资料的翻译出版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陷。

按照斯大林在1920年的说法，孟什维克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的一个派别，尽管他们“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照例只是在口头上得意地宣扬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可是，他们既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派别，那么，他们的学说、

观点，就不会毫无价值。马克思逝世一百余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不知道有多少，他们结党成派，著书立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学说发展成为左右全球政治格局的伟大力量，同他们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回顾这一百年世界政治思想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股冲击着旧世界的伟大思潮是多么丰富，多么强烈！它所涂织的历史画卷，每一个斑纹，每一条曲线，每一种色彩，无不闪耀出自己独特的光辉，尽管有的鲜艳，有的晦黯，但在学术研究领域，都各有其或大或小的价值，都值得我们以严肃的态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应当承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百年来的发展史方面，我们至今还是十分贫乏的。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资料，而没有足够的资料，对任何问题都难以取得全面的、切实的判断和深入、准确的认识。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认为出版《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一类的资料书是十分必要的，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作者在这本书中表述的很多观点，但他所编排的资料，还是颇有价值的。

《党校教学科研参考丛书》编选组

1984年9月14日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有关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的部分原始资料，包括孟什维克领导人发表的小册子、演说、来往书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等。编者亚伯拉罕·阿谢尔，是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他根据历史顺序，将材料加以编排，并对有的材料作了删节。他对孟什维克深表同情，对布尔什维克则抱有很大的偏见，这从《导言》中是不难看出的。但是，不论编者的意图如何，本书汇编的原始资料，对理论研究工作者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特将该书全文译出。

本书导言和第六部分由余瑞先译，第一部分至第五部分由石菊英译，全书由吕文镜、吴名祺校。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出版前言.....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1、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决议案 (1903年 7—8月)	(48)
a、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1903年 7—8月)	(48)
b、叶哥罗夫对两个有关党员资格的决议案的评论 (1903年 7—8月)	(48)
c、阿克雪里罗得论党员资格(1903年 7—8月)	(48)
d、马尔托夫论党员资格(1903年 7—8月)	(49)
e、列宁论党员资格(1903年 7—8月)	(50)
f、普列汉诺夫论党员资格(1903年 7—8月)	(51)
2、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1903年12月15日 和1904年 1月15日).....P·阿克雪里罗得	(51)

第二部分 1905年革命时期

3、孟什维克领导人给党组织的信(1904年11月)	(57)
4、关于武装起义(1905年 4—5月)	(60)
a、关于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1905年 4—5月)	(61)
5、农民问题与革命(1905年11月20日)	(63)

- 6、阿克雪里罗得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3年4—5月) (64)
- 7、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孟什维克土地纲领
 (1903年4—5月) (69)
- 8、国民杜马和工人代表大会
 (1905年) P·阿克雪里罗得 (70)
- 9、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
 (1907年4—5月) (73)

第三部分 反动时期(1907—1914年)

- 10、是救星，还是破坏者？(1911年) L·马尔托夫 (76)
- 11、为合法地位而斗争(1910年1—2月) F·唐恩 (79)
- 12、简评(1910年) A·N·波特列索夫 (81)

第四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 13、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的杜马代表的联合
 声明(1914年8月) (85)
- 14、工人阶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1916年)
 P·阿克雪里罗得、S·拉宾斯基、L·马尔托夫 (87)
- 15、致哥本哈根会议的信(1915年)
 A·N·波特列索夫等 (91)

第五部分 1917年革命时期

- 16、孟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
 (1917年8月7日) (98)
- 17、策烈铁里论战争目的(1917年4月2日) (99)
- 18、策烈铁里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返回时发表的演说
 (1917年8月21日) (100)

- 19、孟什维克评列宁的提纲（1917年4月6日）………（102）
 20、临时政府的政策（1917年4月19日）………（103）
 21、孟什维克的解释（1917年7月）………（106）
 22、护国派的决议（1917年8月）……A·N·波特列索夫（108）
 23、马尔托夫敦促苏维埃夺取政权
 （1917年7月16日）………（110）
 a、马尔托夫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的决议案
 （1917年7月17日）………（111）
 24、孟什维克告工人、士兵书（1917年11月6日）………（113）

第六部分 布尔什维克统治时期

- 25、孟什维克国际派的声明（1917年11月9日）………（115）
 26、关于查禁报刊的声明（1917年11月22日）………（117）
 27、关于立宪会议的决议
 （1918年12月27日—1919年1月1日）………（119）
 28、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L·马尔托夫（120）
 29、告男女工人书——怎么办？（1919年7月12日）……（121）
 30、致德国同志们的信（1918年12月28日）……L·马尔托夫（128）
 31、在第七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19年11月）………F·唐恩（129）
 32、革命少数派的专政（1920年）………L·马尔托夫（130）
 33、党代表会议的决议（1920年3—4月）………（131）
 34、关于国际的决议（1920年8月12日）………（135）
 35、专政和民主（1919年）………L·马尔托夫（137）
 36、在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伯尔尼）上的发言
 （1919年2月）………P·阿克雪里罗得（139）

37、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论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1921年4月20日)	(142)
部分参考书目.....	(151)
大事年表.....	(155)

导　　言

孟什维主义的起源

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进行研究的学者，一直认为孟什维主义这个术语颇为含混。虽然孟什维主义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中一种独特的政治思潮，并于1912年成为一个独立政党的学说，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从未发展成为真正团结一致的运动。孟什维克最著名的领导人，往往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的人有时竟同他们在争夺工人阶级支持方面的主要对手布尔什维克没有多大差别。而且，短短二十年中，孟什维克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公开改变立场，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因此，对孟什维主义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来研究它的发展情况。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能够集中注意那些作为孟什维主义核心的一贯的政策、观点和准则。

孟什维主义产生于1903年夏天。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WP）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想要把从事工人运动的二十六个小组联合起来。抵达布鲁塞尔，参加了前一段会议的代表们普遍认为，仅仅代表几千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终于不再沉溺于在内部进行不妥协的、两败俱伤的争论了。筹备这次大会的、秘密报纸《火星报》的六位编辑（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弗拉基米尔·列宁、尤里·马尔托夫、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亚力山大·波特列索夫和维拉·查苏利奇）看起来观点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赞成俄国马克思主义之

“父”普列汉诺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提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由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个落后的国家，必须经历两次革命：首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和实行民主；然后，当无产阶级发展成为一支政治上成熟的巨大力量之后，再进行第二次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六位编辑还一致认为，由于俄国中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甚至在第一次革命中也必将起主要作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集中力量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直到工人阶级形成巨大力量。由于六位革命者认识一致，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初的二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所有的问题时，他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六位编辑分裂了。他们对党员资格这个表面上看来次要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文件I,Ia），大多数代表都感到吃惊。列宁又说：“我根本不认为我们的分歧会重大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①代表们就更加困惑不解了。因为不久代表们就知道，列宁为了使大会能通过他的方案，曾拼命活动。显然，他认为一个根本原则处于危险关头。

当时一般人都还不理解这场辩论的意义，可是列宁却对这场辩论深切关心，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在1902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怎么办？》里概述的有关组织党的理论的挑战。在《怎么办？》里，他说，工人如果不由革命知识分子来领导，就会陷入工联主义的泥坑，只要求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②列宁提出，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按等级制来组织，应该由“职业革命家”来领导，即由受过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全力以赴地为革命准备工作献身的人来领导。他欢迎象工会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帮

助，但认为它的大部分成员即使公开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不适于吸收入党。简言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工人由于其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会自发地具有阶级觉悟；列宁的看法则相反。他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如果没有别人引导，政治觉悟决不会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他坚决要求大会采纳他对党员资格所下的有限制的定义。

后来成为孟什维主义主要思想家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起初并没有充分理解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但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期间，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列宁打算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制定一条崭新的基本路线，而俄国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广大工人阶级参加即将来临的革命事件，是必要的，适宜的（文件Ib, Ic, Id, Ie, If）。在几次秘密会议上，列宁露了底，他计划把他的信徒塞进中央委员会，形成多数。这就使他们更加怀疑列宁的动机了。列宁不但赞成党员应该经过精选；而且看来还抱有个人统治全党的野心。^③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认为事关重大，决不能让步。《火星报》编辑中，只有普列汉诺夫站在列宁一边。投票结果，二十三票对二十八票，列宁的方案被否决了。

列宁因失败而恼羞成怒，便发动大规模运动以便控制《火星报》和即将由大会选举产生的各委员会。由于他玩弄的手法很狡猾，又发生了几起偶然事件，一些曾在党员资格问题上投票赞成他的对手的代表退出大会，表示抗议。列宁在其对手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在一连串关键性的表决中，都以微弱多数获胜。尽管他在实质问题上被击败，他仍然擅自将他的“强硬”派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他的“温和”的对手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但是，他的胜利是以极大代价换来的。孟什维克大多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和饱经风霜的活动家，他们宣布“我们不是农

奴”，拒绝接受新的委员会的领导。大会仅达到了形式上的团结，因为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派别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产生的。

有好几个月，辩论压倒了党的一切工作，使不了解大会讨论情况的普通党员思想混乱。孟什维克谴责列宁是个想当独裁者的不可救药的阴谋家，既缺乏灵活性，又缺乏原则性。1903年11月，这些罪名显得更加可信了，因为当时普列汉诺夫仍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他也痛斥列宁肆无忌惮（他实际上把列宁叫做“罗伯斯庇尔”）而且加入了孟什维克派。实际上列宁在工人运动领导人中很孤立，他感到束手无策，只好把《火星报》交给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得意洋洋，布尔什维克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列宁是善于随机应变的，他决不会放弃斗争。他使布尔什维克保持团结一致，并继续辱骂他的对手是不可救药的“温和”派和“机会主义者”。许多党员断定，这场争论已完全蜕变成野心家和利己主义的政客的权力之争了。

直到1903年底和1904年初，当阿克雪里罗得在《火星报》上发表一篇包括两部分的文章之后，一般参加运动的人才开始明白，双方争的不仅仅是权力（见文件2）。阿克雪里罗得断言，由于两派之间的争论，产生了针锋相对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两种看法：一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应该是由上面来控制的等级制的党，另一派则认为，它应该是由下面来控制的群众性的党。他的这种说法对《火星报》的读者是一种启示。一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回忆说，“那篇文章象闪电一般，划破漆黑的长空，耀眼的光芒照亮四周，一直照到了地平线上。只是到这时候，孟什维克才意识到了它自己的存在，明白了组织上的分裂，找到了自己的思想，举起了自己的旗帜。”^④阿克雪里罗得认为，为了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成为群众性的党，由下面来控制，由政治上成熟的工人组成。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一论点，一直

是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它的整个历史过程。

列宁看到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时“大发雷霆”，简直象只“老虎”。他把这篇文章说成是“我所读到的我党全部文献中最令人作呕的一篇……阿克雪里罗得诅咒了《火星报》三年来的工作，诅咒了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有傻瓜和疯子才会写得出这种胡言乱语”。⑥他敦促中央委员会反对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并拒绝接受其中的思想。他说：“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如果你们默默忍受这些，就正好成为流言蜚语……的散布者和诽谤诬蔑（对于所谓官僚主义者即对于你们自己和整个多数派）的传播者吗？你们认为在这种‘思想领导’之下能够‘有效工作’吗？”⑦列宁之所以火冒万丈，是因为他懂得，阿克雪里罗得为阐明两派的思想分歧所采取的步骤，势必加深冲突，并使布尔什维克处于守势。

对两派的社会成分要能作一番明确的说明，那是很有意义的。遗憾的是，手头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很少。这里，不妨试作概括的叙述。虽然两派都是知识分子占优势，但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少数民族中，孟什维克比它的对手更有号召力。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在孟什维克运动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犹太人在两派刚开始分裂时就明显地起了突出的作用。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五十七名革命者中，二十五名是犹太人：其中六名是崩得（犹太工人联合会）分子，四名是布尔什维克，十五名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总共只有十七名代表）。⑧孟什维主义深受西方影响（这方面是布尔什维主义所缺乏的），很可能是犹太知识分子在这一派中占有突出地位造成的。这些犹太知识分子一贯同俄国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而且往往定居在世界性色彩更浓的城市。明确地说，孟什维克欣赏西方的（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性，并容许自己队伍里存在不同的观点。许多孟什维克无疑把这

些政党看成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样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受西方影响，因而完全不理解俄国社会的性质，不理解俄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社会。孟什维克不象布尔什维克，它从未制定出一个能对俄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有号召力的纲领。

1907年，孟什维克同犹太崩得建立了密切联系，以后它受西方的影响就更大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了关系，因为大多数代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投票反对崩得关于把党建成为各民族政党联盟的建议，一个旨在使崩得在犹太人社团的特殊利益问题上享有自治权的方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希望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党，而且对民族主义深恶痛绝，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阻碍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现象。

作为一个仿效德国模式的民主主义政党，崩得赢得的群众支持比俄国民主运动所赢得的大得多，因而能保持其独立性。尽管如此，几年之后，崩得领导人得出结论，他们的组织在思想上同俄国党，尤其是同孟什维克派如此接近，所以继续分离下去毫无意义。1907年，崩得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与孟什维克结盟，而孟什维克于1912年也正式改变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接受了“民族文化自治”的方案。在一段不长的时期里，这两派曾进行过如此密切的合作，以至于崩得的一些著名人物同时也是孟什维主义的领导人。

裂 痕 加 深

在此期间，俄国事态急转直下，因此而引起的对策略问题的争论，使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的严重性不再存有丝毫的怀疑了。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几个月中，人们对沙皇政府的不满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原先政府一直让人民相